

文學志工春日之旅

文／張信吉 公共服務組 攝影／陳一平、盧芳蕙

今（2012）年志工夥伴到霧峰林家萊園和霧社事件現場進行年度文學教育參訪。以林獻堂、莫那·魯道之1930年台灣歲月，作為文學志工春旅的探訪對象。歷史的影像充斥後人的想像。文學的型態則可以解放單一觀點的敘述。台灣文學館志工群服務來館觀眾，肩負展場維護與導覽工作，所提供於觀眾的敘述觀點，往往就是視野的體現。文學的內涵、範圍、型態、目的是什麼？也許這些問題的意識感，促使我們必須從事更多的觀摩與思索。

旅行，為了擴大定點的視野，為了鬆綁僵硬的身心。文學的旅行，似乎多了一份瞻前顧後的猶豫，事後卻有令人低徊不已的點點滴滴。每年春天，台灣文學館都儘量安排志工夥伴年度文學教育參訪。因為業務之便，我有幾次跟隨學習的機會，旅行回來的反芻，往往讓歷史的影像不斷盤旋。

聚焦牡丹社事件的歷史遺跡

前（2010）年5月，志工參訪屏東枋山、車城、射寮、牡丹水庫、石門古戰場、八瑤灣、四林村、四林格山、高士佛山……。沿途是低海拔熱帶雨林藤本

植物林相，和疏落於海岸平原以及低緩丘陵的散村，或許因為缺乏壯麗景觀和商業機會，旅途少人聞問。這段行旅卻隱藏著日本即將進入明治維新所展開國境之外的首次武力試煉，藉口台灣蕃界以東治權歸屬的爭議，遂行了「征台之役」的侵奪行動。1874年西鄉從道率領日軍登陸射寮灣，攻打牡丹、枋山、獅子的原住民。史實如何？像是隱沒于荒野的景色，少人重視。透過志工室的精心規劃，融合旅遊散心的目的，這一趟充滿文學想像的旅行，主要聚焦於當年日本出兵台灣之牡丹社事件的歷史遺跡。我們在通往「射寮」的公路牌，通往「高士村」、「四林村」的指示



石門古戰場「海宇河山」立牌的言語說著各時代的立場。



四林格山是低海拔而令人迷離的淺山。



由射寮礁岩俯瞰遠山下的海灣，此地曾是1874年日軍遠役的登陸點。

牌，在各種通往歷史原點的遺跡裡面，閱讀與重塑台灣土地上發生的大事件。我們在這些風土現場，報告人告訴旅人所謂「四重溪」，是說溯溪的人穿越蜿蜒的溪流四次，才能到達聚落的所在。一行人盡情於海岸崩崖和河口景觀，也見識了中央山脈進入恆春半島以後，零星的孤山秀色以及稀疏短促乏人問津的野溪風光。在文學志工團裡，透過夥伴分享的環境領略，別有一種平實而深刻的體悟。領隊的杜宜昌老師還特別做功課，講述日本準備對台灣出兵，事先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來台調查，還雇用歷史上有名的美籍軍事顧問李仙得（C. W. Le Gendre）參與，可以說是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行動原形，值得作為台灣史的重要議題。

走訪霧峰林家萊園和霧社事件現場

今（2012）年4月30日志工室又安排了霧峰林家萊園和霧社事件現場的中台灣探索之旅。趁《賽德克·巴萊》電影映像還盤旋在人心時刻，旅程規劃深獲志工夥伴的喜歡，三輛遊覽車都貼上台灣文學館出遊的標號，早晨7點在文學館門廊立照留念之後，120人團的文學春旅準時發車。

這次的教育參訪有2天行程，首日上午在霧峰林家花園盤桓，下午離開這個中部淺山丘陵地區，深入偉峻的霧社，探訪莫那·魯道紀念公園、廬山溫泉區，然後步行到莫那·魯道故居以及馬赫坡古戰場，沿途可以眺望傳說中的彩虹橋，夜宿廬山溫泉旅館。第二天上午安排高海拔的梅峰台大山地實驗農場，欣



志工的2012文學春訪，為我們的朝氣照個相。

賞競相綻花的一葉蘭展以及「2012梅峰桃花緣」活動所佈置的桃花廊道、伴月坡草皮、溫帶花卉區、白楊景觀步道。呼吸高山芬多精與百卉的洗禮後，下山回府城的旅途疲勞減緩許多，也順利完成年度教育參訪。

這趟行程印象最深刻的是所參訪主題人物的對比撞擊。霧峰萊園主人林獻堂（1881—1956）、Seediq Bale（真正的人）莫那·魯道（1882—1930），兩位歷史人物之1930年台灣歲月，作為文學志工春旅的探訪對象，主角所存在的地理生活座標、精神歷史位置均饒富論述意義。這時相對於台灣他處，嘉南大圳開通了，工業文明將要席捲這個海島，各族群與社會階層即將面對時代的變遷。

為了讓台灣文學館志工夥伴更深入林獻堂事蹟，林家園區裡的明台高中吳昆儒、彭永康老師引導我們參訪林獻堂真跡文物、萊園樓閣。明台高中師生前年曾經安排到台灣文學



萊園毀於921地震，原址整飭之後，仍供人憑念。



園邸的牌樓揭示明台興學，石橋與逝水人來人往構成歷史的故事。



有紋面戰士守候的霧社事件抗暴原址。



走上櫻花步道，轉彎處就是馬赫坡古戰場。

館參訪，本次視為交流互訪，盛情隆重。雖然經過百年歲月淘洗，霧峰林家宅邸仍然留下可觀的實體文物，在一磚一瓦一紙之間被人們所閱覽。

做為龐大祖產的台灣世家後人林獻堂，歷史研究上被定位為日治時期非暴力反日右派代表人物，無論在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組織均扮演要角，歷史學者稱譽林氏為「台灣自治運動的領袖與文化的褓母」。二戰後因為二二八事件而避居日本，74歲病逝於東京，之後歸葬台灣。為我們導覽的吳、彭兩位老師均強調，林獻堂在他的時代深具國際視野與旅遊經歷，著有《環球遊記》一書，可惜未能被彰顯。

莫那·魯道與林獻堂出生於相同世代。2012文學志工之旅，同一天探訪這兩個歷史人物。志工室想盡辦法，找到了莫那·魯道姻親後人瓦旦·比荷來為我們做馬赫坡古戰場的導覽。他講述了賽德克人的紋面文化、有勢者領袖制度、塔羅灣溪地形地貌，以及少女浴池、國語講習所、魂歸彩虹橋的所在地。人們因為觀賞《賽德克·巴萊》電影，因為到廬山洗溫泉而回溯了1930年霧社事件莫那·魯道的事蹟。站在溫泉區，曾經令人泣血的馬赫坡戰事，宿命地成為為追尋族群尊嚴而走向悲劇的結局。

歷史的影像充斥後人的想像。文學的型態則可以解放單一觀點的敘述。台灣文學館志工群服務來館觀眾，肩負展場維護與導覽工作，所提供於觀眾的敘述觀點，往往就是視野的體現。文學，究竟是什麼？它的內涵、範圍、型態、目的是什麼？也許這些問題的意識感，促使我們必須從事更多的觀摩與思索。期待文學之旅不斷地走下去，期待志工夥伴有更多參訪的機緣。☒